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师文静

最近一段时间,博物馆闭馆但不闭展,全国各大博物馆争先恐后开通网络直播。充满文化魅力的文物,再加上讲解员深入浅出又风趣幽默的讲解,让博物馆文物重新焕发了生机,也满足了大批文物爱好者的需求。作为闭馆期间博物馆提供文化服务的一种新方式,直播文物、展览让不少博物馆口碑蹭升,备受好评。

3月25日晚,山东博物馆馆长郑同修、典藏部主任于秋伟通过新浪微博等七个直播平台向文物爱好者们做了题为《隽永的石上史诗——山东石刻艺术展》的直播,对山东博物馆的常设佛教造像艺术展、汉代画像艺术展进行了详尽又专业、权威的讲解。这场直播是山东博物馆“最强天团”专业团队直播的第一场,该馆将连续举办五场高水平直播,涉及馆内常设重磅大展和临时精品展,都由馆内策展人、研究馆员、青年学者、讲解员等主持。这种“抖家底”式的文物直播,让馆里的精品馆藏文物与网络另一端的观众有了近距离接触,直播颇受大众喜爱,关注度极高。

在全国各大博物馆、各大平台举办的直播中,也出现了不少网红馆员、网红文物。观众看得不亦乐乎,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下,知悉了文物的重要价值。

在淘宝博物馆云春游第二波直播中,西安碑林博物馆讲解员白雪松以单口相声的水准把枯燥的碑石、墓志、石刻造像都讲“活”了:“我给李旦取名六味‘帝’黄丸,家里六位皇帝,而他本人也是妈妈武则天贴心小秘书,他之所以没死是因为字写得好……”“杜甫草堂为什么在成都?因为皇帝逃难的地方一定安全。”“我最近发现《新白娘子传奇》里《关帝诗竹》的拓片是假的,一会儿给你们看真的。”“柳公权是最怕别人死的人。他怕别人死是因为当时有点身份地位的人死了都要请他去写墓碑。”“下次有机会给你们讲凌波微步、全真七子、五岳剑派、降龙十八掌,这些在我们馆的碑里都有”……这也太有意思了:从历史趣闻到古典诗词,从电视剧到武林门派,能把知识这样融会贯通讲出趣味的人着实不多。白雪松幽默的口才、密集的冷知识迅速吸引了200多万网友围观,后来又加更了几期直播。他直播中的带货产品《鸳鸯志》《兰亭序》拓片书法也看起来“很香”,这阵

仗不亚于大咖级别的带货网红的直播规模。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线上直播也让这个馆迅速“出圈”,很多观众不仅知道了这座博物馆,还通过文物详细了解了鲁迅的生平趣事及其重要的文学成就。该馆直播时,研究馆员姜异新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鲁迅生前的日常生活、性格及作品创作的精神背景等。观众通过直播看到,鲁迅睡觉的床就是两块简易木板搭在两条长凳上拼凑的,而鲁迅亲笔的家庭账单详细记录了他的零用钱,给母亲的拜寿钱,买煤油、炭钱等,且一个月一结、一年一汇总,展现了鲁迅简朴而严谨的生活方式。通过直播,观众还知道,鲁迅的母亲喜欢读鸳鸯蝴蝶派小说,不喜欢读儿子鲁迅的作品等趣事。博物馆直播呈现了一个活灵活现的鲁迅形象,相比于教科书、研究著作中的鲁迅,这才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鲁迅。鲁迅博物馆的直播单日近30万人次收看,远超博物馆日接待观众数,这种社会影响力,证明了博物馆直播尝试的成功。

1388年历史的布达拉宫也来了。瓷器、龙袍、龙靴、唐卡、佛教造像等鲜少示人的文物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更令观众惊讶的是以往并不开放的金顶群及馆藏经书等也上了网。这场直播中,6位文物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为网友们进行了专业细致的讲解。这种高水平的文物展示和讲解,观众就是跑到布达拉宫去实地参观也是很难体验到的。而数据显示,开通直播仅一小时,布达拉宫就接待了以往近一年的客流量。

那些硬核博物馆,一旦上线就成了硬核网红。秦陵博物院的“探秘兵马俑一号坑秦军军队”“兵马俑出土兵器首次展示”“兵马俑绿面俑首次直播”三个直播活动共吸引7102万人次围观,这种传播量级的突破,也只有把文物搬到线上才能实现。甘肃省博物馆讲解员王雪麟在平时最多容纳30人参观的展厅重点讲解了两件珍贵文物——马踏飞燕铜奔马、展现1700多年前甘肃河西地区邮差形象的壁画砖,同时在线观看人数达到90万人次,已接近甘博2019年全年的实地参观游客量。直播中,良渚博物院其貌不扬又别有洞天的竹编物和漆器以及木屐、木斗、木陀螺等文物闪亮登场,让观众全面了解了5000年历史的良渚文化。该直播19余万人在线,原本计划只有一小时的直播,应网友要求延续到了100分钟,最终实在因“拖堂”太久,讲解员才不舍地按下了“停止直播”键。

疫情期间,国家文物局先后推介了五批共250个网上展览,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在“云”上和观众见面。中国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山东博物馆等重量级博物馆更是在抖音、淘宝等平台举办多场直播,形成了一股文博直播热潮。

博物馆藏品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专家馆员更是知识渊博、专业性强,再加上一批幽默、风趣的馆员、讲解员能满足大批年轻人的需求,博物馆直播想不火都难。看完直播的不少博物馆爱好者请求各馆再多给些“福利”。有网友甚至感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直播有文化。”

通过这一波直播热潮,追直播追上了瘾的观众发现,不用“跑断腿”也能深入参观外地城市的博物馆,对线上直播从感觉新鲜到迅速形成依赖。广泛的关注度和良好的社会影响力,确实让博物馆直播尝到了创新带来的甜头,不少博物馆表示,疫情结束以后将网络直播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地发展下去。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九龙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对疫情的反思,分餐制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实际上,回顾历史,中国人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习惯于分餐而食的。

分餐并不是啥新鲜事,氏族部落的先民们就是这样吃的。早期物资极度匮乏,想要让氏族里的人不至于饿死,必须对食物共同占有、平均分配。显然,想做到平均,分餐是最好的选择。

商周时期,虽然物资已经充裕许多,上层社会不用担心饿肚子,但是为了体现尊卑贵贱,分餐制还是被保留下来,并跟礼制结合起来。

《礼记》有句话叫“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周代人在餐桌上的规矩着实繁琐。吃什么、怎么吃、用的工具、食具的数目都有严格的规定。简言之,就是对每个人食品、食具的待遇差别,来区分用餐者的身份地位。

天子的规格是“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平民只能用陶器。容器数量的减少,意味着菜肴种类也要减少,可见美味不是有钱就能吃到的。

就餐方式也特别:穿着宽大的衣服,盘腿坐于席上,每人面前有张低矮的食案,案上放食物,席下铺筵。筵和席是类似坐垫、地毯的东西,“筵席”一词由此而来。不过,这姿势吃下来,一顿饭既吃不饱又疲累,着实不怎么舒坦,礼仪形式大于饮食内容。

就这样,还会有人吃不完,便有了“吃不了兜着走”的打包制,“公食大夫”之礼明确,国君宴请他国使臣,宴会结束时,使臣告辞,膳夫要将其没吃完的肉类盛装起来,送至其下榻处。

虽然礼坏乐崩,再没人听周礼那套约束,但是分餐而食还是被延续下去,“举案齐眉”就是例证。这个成语说的是东汉的梁鸿,品行高洁,学问渊博,与妻子志同道合,十分恩爱,“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当时还没有桌椅板凳,人们依然席地而坐、席地而食,所谓的“案”是食案,也就是吃饭用的小茶几。梁鸿两口子如此恩爱,平日常是各吃各的,说明当时分餐习俗之盛。

直到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逐渐融合,带来了饮食风俗的变化,“伪合餐”才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改变的诱因,竟是因为家具。

游牧民族大多身材高大魁梧,性格不拘无束,难以适应中原地区的小桌小凳,于是高足坐具被带进中原。这种餐桌显然比跪坐在地上吃饭舒服太多,很快流行起来。高桌大椅的出现,给合餐创造了条件,可此时只能算是“伪合餐”。食品分配仍然是一人一份、各吃各的,只不过可供众人围桌而坐,吃个共食的气氛而已。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生活富足,人们心态趋向外向,宴会名目繁多,美味料理也是花样翻新。士子登科有“烧尾宴”,新科发榜有“曲江宴”,冬季有寒暖会,夏季有避暑宴,真是三天一小饮、五天一大宴。宴会多了,礼制的约束却大大减少,人们在宴饮中心态更加放松自由。唐人喜欢在聚会时密切交流、制造热闹氛围,显然围桌而食、共享大餐的合餐方式,更加适合这种心理需求。

敦煌石窟有幅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

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坐着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大盘大菜,已成为当时宴会的新风气。

只不过,合餐制并未完全普及,而是合餐、分餐并行,个中选择,全凭喜好。南唐名画《韩熙载夜宴图》里,韩熙载及其他几个贵族子弟面前摆着几张小桌子,桌上每人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碗边放着食具,互不混杂,依然是分餐而食。

几千年分餐习惯的改变,还需要更长的路要走。从北宋《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终于看到汴京餐馆里开始摆放大桌高椅,这拉近了食用者与食物的距离,与今天的餐桌餐椅基本一致。画中的人们,觥筹交错,欢聚共食,好不热闹。家庭里,合餐制也日益普遍,在宋代墓葬壁画上,常可以看到夫妇同桌共饮的场景。

明清时期,合餐制完全定型,饮食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人社交观的转变。饮食活动不再是为了填饱肚子或享受美食,交际色彩大大增强,劝酒劝菜的筵席文化得到发展。

其实,合餐制出现有一定合理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饮食水平也在不断发展,菜肴的种类越来越丰盛,分餐制显然难以适应食物多样化的发展。假如八个人吃十二道菜,采用分餐就需要近百个餐具,这样不但浪费人力和餐具,而且会占用很大的空间。如今西餐正餐要一道道地上菜,也是因为餐具太多,桌子摆不开。

当然从现代医学角度看,合餐而食确实不够卫生。这种争论并非是新冠肺炎疫情或非典疫情发生后才提出,而是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已引起广泛讨论,甚至提出了“饮食革命论”。

这是一种废止筷碗共食、实行中菜西吃的办法:每人两套餐具以共食,避免病从口入。在有识之士倡议下,新尝试陆续出现,比如广州人吃宴席时每位食客“各看一器”,类似现代西餐的吃法,但价格昂贵,普及度有限。

相对成功的改革,则是更早些时候公共卫生学家伍连德的做法。1910年,哈尔滨发生鼠疫灾情,民众对饮食卫生开始重视。伍连德明白聚餐共食的饮食方式容易感染病菌,“但以社会之习惯,及中菜烹制之法,分餐制似不适宜”。为了安全起见,他建议道台府的官宴采取“双筷制”,即为每位用餐者准备两副筷子,一副取食,一副入口。卫生的问题是解决了,取食方法却非常不便。

于是,伍连德建议在八仙桌上装个圆板,中心用铁柱为轴,使圆板旋转。用餐时可把菜点、汤羹放在圆板上,在每道菜旁放一勺或筷,作为公用,用来把菜取到自己的碗碟中。这套办法只是改变了餐桌的形式,并且随菜碟增加一副公筷,简单易行又不失中餐的乐趣,既解决了共食传播传染病的问题,又满足了中国人用餐习惯,所以,“卫生餐台”很快流行开来。

“卫生餐台”,就是如今在中式餐桌上常见的那种玻璃材质的旋转餐台前身。后来,有些地方的餐馆还开始使用一次性筷子,也颇受食客欢迎,得到推广。

从分餐到合餐再到分餐,可以看出中国人的餐饮习俗并非一成不变,但要被国人接受,尚需要时间和智慧。

【文化观】

直播热潮,博物馆变身「硬核网红」



扫码看视频



国家博物馆直播现场



甘肃省博物馆直播现场